

卷第四百五 寶六（錢、奇物附）

錢 滄陽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
奇物 徐景 中牟鐵錐 毒藥 集翠裘 謝靈 運須 開元漁者 楊妃襪 紫米
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龍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嚴遵仙槎錢

滄陽童子

晉義熙十二載，滄陽縣群童子，浴於滄水。忽見側有錢出，如流沙，因競取之。手滿，放隨流去。又以衣盛裹，各有所得。又見流線中有一銅車，小牛牽之，勢甚奔迅。兒等奔逐，掣得一輪。徑可五寸，豬鼻，轂有六輻，通然青色。缸內黃脫，狀如恒運。於時沈敞（「敞」原作「敝」，據陳校本改）守南陽，求得此物，然莫測之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文德皇后

錢有文如甲跡者，因文德皇后也。武德中，廢五銖錢，行開通元寶（應為「開元通寶」——編譯作者注）錢。此四字及書，皆歐陽洵所為也。初進樣日，後招一甲跡，因是有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岑文本

唐貞觀中，岑文本下朝，多於山亭避暑。日午時，寤初覺，忽有扣山亭院門者。藥豎報雲，上清童子元寶，故此參奉。文本性素慕道，束帶命入。乃年二十已下道士，儀質爽邁，衣服纖異。冠淺青圓角冠，衣淺青圓用帔，履青圓頭履。衣服輕細如霧，非齊綺魯縞之比。文本與語。乃曰：「僕上清童子，自漢朝而果成。本生於吳，已得不凝滯之道，遂為吳王進入，見漢帝。漢帝有事，擁遏教化，不得者無不相問。僕嘗與方圓行下，皆得通暢。由是自著（明抄本無「著」字，當下文為句），文、武二帝，迄至哀帝，皆相眷。王莽作亂，方出外方，所至皆沐人憐愛。自漢成帝時，遂厭人間，乃屍解而去。或秦或楚，不常厥居。聞公好道，故此相謁耳。」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，了了如目睹。因言史傳間，屈者虛者亦甚多。文本曰：「吾人冠帔，何制度之異？」對曰：「夫道在於方圓之中，僕外服圓而心方正，相時之儀也。」又問曰：「衣服皆輕細，何土所出？」對曰：「此是上清五銖服。」又問曰：「比聞六銖者天人衣，何五銖之異？」對曰：「尤細者則五銖也。」談論不覺日晚，乃別去。才出門而忽不見。文本知是異人。乃每下朝，即令伺之，到則話論移時。後令人潛送，詣其所止。出山亭門，東行數步，於院牆下瞥然而沒。文本命工力掘之，三尺至一古墓。墓中無餘物，惟得古錢一枚。文本方悟，上青童子是青銅；名元寶，錢之文也；外圓心方，錢之狀也；青衣銅衣也；五銖服亦錢之文也；漢時生於吳，是漢朝鑄五銖錢子吳王也。文本雖知之，而錢帛日盛，至中書令。十年，忽失古錢所在，文本遂薨。（出《傳異志》）

王清

元和初，洛陽村百姓王清，傭力得錢五鍰（「鍰」原作「錠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因買田畔一枯栗樹，將為薪以求利。經宿，為鄰人盜斲。創及腹，忽有黑蛇，舉首如臂。語人曰：「我王清本也，汝勿斲！」其人驚懼，失斤而走。及明，王清率子孫薪之，復掘其根下，得大甕二，散錢實之。王清因是獲利如歸，十餘年巨富。遂斃錢成形龍，號王清本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建安村人

建安有村人，乘小舟往來建（「建」原作「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溪中，賣薪為業。嘗泊舟登岸，將伐薪。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，稍上尋之，累獲數十。可及山半，有大樹。下有大甕。高五六尺，錢滿其中。而甕小欹，故錢流出。子是推而正之，以石搯之。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。盡率家人復往，將盡取。既至，得舊路，見大樹而亡其甕。村人徘徊，數日不能去。夜夢人告之曰：「此錢有主。向為甕欹，以五百顧爾正之。餘不可妄想也。」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徐仲寶

徐仲寶者，長沙人。所居道南有大枯樹，合數大抱。有僕夫灑掃其下，沙中獲錢百餘，以告仲寶。仲寶自往，亦獲數百。自爾每須錢，即往掃其下，必有所得。如是積年，凡得數十萬。仲寶後至揚都，選授舒城令。暇日，與家人共坐地中，忽有白氣甚勁烈，斜飛向外而去。中若有物，其妻以手攬之，得一玉蛺蝶。製作精妙，人莫能測。後為樂平令，家人復往，於廚側鼠穴中，得錢甚多。仲寶即率人掘之，深數尺，有一白雀飛出，止於庭樹。其下獲錢至百萬，錢盡，白雀乃去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邢氏

建業有庫子姓邢，家貧。聚錢滿二千，輒病，或失去。其妻竊聚錢，埋於地中。一夕，忽聞有聲如蟲飛，自地出，穿窗戶而去，有觸牆壁墜地者。明日視之，皆錢。其妻乃告埋瘞之處，發視皆亡矣。邢後得一自然石龜，其狀如真，置庭中石榴樹下。或見之曰：「此寶物也。」因收置筐篋中。自爾稍充足，後頗富矣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林氏

汀州有林氏，其先嘗為郡守，罷任家居。一日，天忽雨錢，充積其家。林氏乃整衣冠，仰天而祝曰：「非常之事，必將為禍。於此速止，林氏之福也。」應聲則止。所收已鉅萬，至今為富人云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曹真

壽春人曹真。出行野外。忽見坡下有數十錢。自遠而來，飛聲如鈴。真逐之。入一小穴。以手掬之。可得數十而已。又舒州桐城縣雙戍港。有回風捲錢。經市而過。市人隨攬其錢。以衣襟貯之。風入古墓荊棘中。人不能入而止。所得錢。歸家視之。與常錢無異。而皆言亡八九矣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奇物

徐景

晉時有徐景，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褙。至家開視，有蟲如蟬。五色，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中牟鐵錐

中牟縣魏任城王台下池中，有漢時鐵錐，長六尺，入地三尺，頭西南指，不可動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毒漿

南蠻有毒漿，無刃，狀如朽鐵。中人無血而死。言從天雨下，入地丈餘，祭地方掘入。蠻中呼為鐸刀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集翠裘

則天時，南海郡獻集翠裘。珍麗異常。張昌宗侍側，則天因以賜之。遂命披裘，供奉雙陸。宰相狄仁杰，時入奏事。則天令升坐，因命仁杰與昌宗雙陸。狄拜恩就局。則天曰：「卿二人賭何物？」狄對曰：「爭三籌，賭昌宗所衣毛裘。」則天謂曰：「卿以何物為對。」狄曰，指所衣紫絨袍曰：「臣以此敵。」則天笑曰，卿未知。此裘價逾千金。卿之所指，為不等矣。」狄起曰：「臣此袍，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；昌宗所衣，乃嬖幸寵遇之服。對臣此袍，臣猶怏怏。」則天業已處分，遂依其說。而昌宗心赧神沮，氣勢索寞，累局連北。狄對御，就脫其裘，拜恩而出。至光范門，遂付家奴衣之，促馬而去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謝靈運須

晉謝靈運須美，臨刑，施於南海祇洹寺，為維摩詰須。寺人寶惜，初不虧損。中宗樂安公主，五月鬥百草，欲廣其物色，令馳取之。又恐他人所得，因剪棄其餘。今遂絕。（出《國史累纂》）

開元漁者

開元末，登州漁者，負擔行海邊。遙見近水煙霧朦朧，人眾填雜，若市裡者。遂前。見多賣藥物，僧道尤眾。良久呻，悉無所睹。唯拾得青黛數十，鬥許大。亦不敢他用，而施之浮圖人矣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楊妃襪

玄宗至馬嵬驛，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。馬嵬媼得襪一隻。過客求而玩之，百錢一觀，獲錢無數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紫米

元和八年，大軫國貢碧麥紫米。上異之，翼日，出示術士白元佐、李元戢。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，表裡皆碧，香氣如粳米。食之令人體輕，久則可以御風。紫米有類巨勝，炊一升，得飯一斗。食之令人髭發續黑，顏色不老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嘉陵江巨木

閬州城臨嘉陵江。江之滸有烏陽巨木，長百餘尺，圍將半焉。漂泊搖撼於江波者，久矣，而莫知奚自。聞之耆舊相傳云：堯時泛洪水而至。亦靡據焉。襄漢節度使勃海高元裕，大和九年，自中書舍人牧閬中。下車未幾，亦嘗見之，固以為異矣。忽一日，津吏啟事曰：「江中巨木，由來東首。去夜無端，翻然西顧。」高益奇之，即與賓僚徑往觀焉。因廣召舟子，泊軍吏群民輩，則以大索羈而出之。初無艱阻，隨拖登岸。太半之後，屹而不前，雖千夫百牛。莫能引之。人力既竭，復如前時。自是日曝風吹，僵然沙上。或則寺僧欲以為窳堵波之獨柱，或則州吏請支分割剮，以備眾材。高以奇偉異常，皆莫之許。每擬還之於江，但慮勞人，遂巡未果。開成三年上元日，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，僚吏畢至。高欲因眾力，得共牽復其木焉。及至，則又廣備縶索，多聚勇力。將作氣引拽之際，而巨木因依假藉，若自轉移，輕然已復於江矣。拒江尚餘尺許，欻然驚迸。百支巨索，皆如斬截。其木則沿洄汨沒，徑去絕江。上及中流，寂然遂隱。高遣善泅者數輩，遽往觀之。江水清澈，毫髮可見。善游者熟視而回，皆曰：「水中別有東西二木，巨細與斯木無異。適自岸而至者，則南北叢焉（「焉」原作「馬」，據明抄本、許本改）。」高顧坐客，靡不駭愕。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。有頃，高除諫議大夫。制到，詳其授官之日，即高役功之辰也。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，高之新命既至，則那復留意乎轉遷，俾之仍舊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江淮市人桃核

水部員外郎杜涉，嘗見江淮市人，桃核扇量米（「米」原作「來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止容一升。言於九嶷山溪中得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玉龍膏

安南有玉龍膏，南人用之，能化銀液。說者曰：「此膏不可持北來。苟有犯者，則禍且及矣。」大和中，韓約都護安南，得其膏。及還，遂持以歸。人有謂曰：「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，而公持去。得無有悔於後耶？」約不聽，卒以歸焉。後約為執金吾。是歲京師亂，約以附會鄭注，竟赤其族。豈玉龍膏之所歸禍乎？由士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段成式

段成式群從有言，少時嘗毀鳥巢，得一黑石，大如雀卵，圓滑可愛。後偶置醋器中，忽覺石動。徐之，見有四足如綫。舉之，足亦隨縮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德裕

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。方秉相權，威勢與恩澤無比。每好搜掇殊異，朝野歸附者，多求寶玩獻之。常因暇日休浣，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。時畏景懨懨，咸有鬱蒸之苦。軒蓋候門，已及亭午，縉紳名士，交扇不暇。時共思想息於清涼之所。既延入小齋，不覺寬敞。四壁施設，皆有古書名畫，而炎鑠之患未已。及列坐開樽，煩暑都盡。良久，覺清飈凜冽，如涉高秋。備設酒餚，及昏而罷。出戶則火雲烈日，熾然焦灼。有好事者，求親信察問之。云。此日以金盆貯水。浸白龍皮。置於坐末（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，海旁居者，得自魚尾，有老人見而識之，僧知李好奇，因以金帛贖之，又暖金帶壁塵簪，皆希世之寶，及李南遷，悉於惡溪沉溺，使崑崙沒取之雲在鱷魚穴中，竟不可得矣，旁原作勞，惡原作思，據明抄本改）。

東都平泉莊，去洛城三十里，卉木台榭，若造仙府。有虛檻，前引泉水，滌回疏鑿，像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，迄於海門，江山景物之狀。竹間竹徑，有平石，以手摩之，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。有魚肋骨一條。長二丈五尺八其上刻雲，會昌二年，海州送到（莊東南隅，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，楚老風韻高邈。雅好山水，李居廊廟日。以白衣累擢諫署。後歸平泉。造門訪之，楚老避於山谷間，遠其勢也，）初德裕之營平泉也，遠方之人，多以土產異物奉之，求數年之間，無所不有。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，隴右諸侯供語鳥，日南太守送名花（「名花」原作「花錢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。威勢之使人也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夏侯孜

夏侯孜為宣宗山陵使。開真陵，用功尤至。鑿皇堂，深及表丈，於堅石中，得折金釵半股。其長如掌，餘尚銜石中。工乃扶取以獻孜。孜以寢園方近，其事稍異，因隱而不奏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嚴遵仙槎

嚴遵仙槎，唐置之於麟德殿。長五十餘尺，聲如銅鐵，堅而不蠹。李德裕載細枝尺餘，刻為道像，往往飛去復來。廣明以來失之，槎亦飛走。（出《洞天集》）

[返回 >>](#) [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